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人各有夢，所夢的雖然各有不同，總之不外乎日之所思。

第一場　韓阿根的夢

夜深沉，大都會之一角，大廈後面的小巷裏，拉圾箱邊，剛有人在那裏傾倒下一堆爐灰，韓阿根想藉着爐灰的餘溫，度過這寒冷的深宵，蓋上一張從各戲院牆上扯下來的海報作被，也便酣然入夢，韓阿根一直是徘徊在飢餓線上，所夢的當然是一席豐富的食物，雖然是夢，倒也吃得非常地酣暢，可是在睡前失於檢點，那爐灰的餘燼，也會死灰復燃，星星之火燃着了韓阿根的破褲，火的焦灼驚醒了他的好夢，撲滅了火災，再躺下去重溫舊夢。

第二場　殷先生的夢

當第一聲鷄啼的時候，大廈的壁爐裏殘火猶熾，緋紅的燈影裏，照見殷先生同他的妻子同睡在溫暖的羽毛被裏，殷先生的鼾聲，彷彿驚蟄的春雷，證明他也在做着好夢，夢裏在笑，笑聲驚醒了身邊的殷太太，殷太太明白他一定不是在做什麼正經的夢，因為他笑得有點異樣，就順手賞了他一個耳光，這才使他完全清醒，瞪着雙眼發楞。

「你在笑什麼？」

殷太太的一聲獅吼，駭得他失魂魄地期期艾艾地說：

「我……我，我……做了一個夢！一個夢？」

「什麼樣的夢會這樣地好笑？」

殷先生又遲了半天才說！

「夢裏我們那批貨，已經裝到了台灣，哈！」

殷太太冷笑了一聲：

「哼：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……後來我一高興就笑了。」

「胡說！到底為了什麼才笑？」

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殷太太揪着耳朵的手用力擰了一下，痛得殷先生大叫。

「你……你讓我說，後來……香港來信說我們的房子蓋好啦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嗯……後來又收到了一個美國來的電報說：我們做的油公司的股票大漲價，那叫我怎麼不笑呢，哈……」

殷先生索性裝着大笑，殷太太手裏用勁……

「別瞎扯！說實話？」

「後來……後來我自己也到美國去拉。」

「你一個人去的麼？」

「當然是同你去的。」

「我不相信！」

「你到底說不說實話！」

殷太太一用勁幾乎扯了他半爿耳朵，殷先生慌忙護着耳朵跪在床上說：

「我說了你……你可別生氣！」

「你說呀？」

殷太太並不放鬆她的手。

「我說，我說！嗳……叫我怎麼說呢！」

殷太太又使了下勁，殷先生大叫說：

「說！我說！你放了手！我說？」

殷太太撒開手，殷先生似哭似笑地說：

「我……我這不過是做了個夢，你可別生氣，我是……是同那個密斯麗張去的，你……這不過……」

這句話氣得殷太太淚珠滾滾，咬碎銀牙。

「好呀！你居然敢帶了那只狐狸精到美國去，哼！你簡直是電線竿兒上綁鷄毛，好大的胆子？」

「太太！太太？這不過是個夢！」

「夢，你夢裏做的也是她，你心裏還有我麼？你不想想你要不是靠了我的裙帶風？哼！」

「嗯……對啦，你的裙帶風：」

「你還會有今天麼？滾下去！你自己知道應該怎麼罰的？」

「太太！好太太！我不過是做了個夢？」

「我不許你做這個夢？」

「唉？這是什麼時代啦，連做個夢也不許麼？」

「我偏不許，因為你的思想在犯罪，以後更不許，滾下去？跪在那邊去？」

殷先生哭喪着臉乖乖地下了床跪在床邊，殷太太又一聲大叫「跪到鏡子那兒去，照照你的那副尊容，活像一只癩蛤蟆，連做夢也想着什麼交際花，張？」

殷先生跪到粧檯鏡子前面，丫頭送早點兩鍾銀耳進來，看見殷先生撅着那副嘴臉忍不住笑了一聲，殷先生正沒好氣，勃然怒喝一聲：

「笑什麼？」

丫頭吃了一驚，手裏的盤子連銀耳都打翻在地扳上，殷太太跳起身來大駡，打那丫頭。

殷先生回頭看着地上的兩鍾銀耳，不禁連說：

「可惜？可惜？」

第三場　韓阿根的被窩

天色大明牆外韓阿根依然做着好夢，有兩個拾荒檢拉圾的頑童嫌他礙手礙脚，又看他睡得那麼香甜，就用根細草去撩撥他的鼻孔，韓阿根雖然給弄得擠眼縮鼻，可是依然不能把他從夢鄉裏醒轉，頑童們計上心來，生火柴點着了他身上蓋的紙被，熊熊之火驚醒了他跳起身來，那張集香港肉感驚險滑稽之大成的影片海報做成的被窩，轉瞬化作灰燼，祇落得頑童們拍手大笑，韓阿根氣忿之餘，想去追趕他們，可是那裏有頑童的矯疾機靈，祇好對着地上一堆紙灰嘆了口氣。

「唉！我的被窩給你們燒掉了？」

傷心之餘，胃裏一陣咧咧，原來是腹中飢餓，悵然四望暫且只好褲帶收緊一下，頂着寒風，信步走去。

第四場　殷先生病了

殷先生在餐廳裏同殷太太在享用豐盛的早餐，愛狗小莉莉也一邊享受牛奶冲鷄蛋，殷先生本是美食家加上食量兼人，一霎時，紡彿風捲殘雲，把粥麵餅糕牛奶鷄蛋補品等等盡收入便便鉅腹之中，直到杯盤狼藉，這才摩擦着肚皮，咧開大嘴深深地舒一口氣說。

「關照廚子，下次煮鷄蛋要再煮硬一點，吃下去那才過癮。」

「已經像石頭一樣，還不夠硬，當心吃了不消化。」

「消化？哈哈？還有什麼東西能夠在我肚子裏不消化的麼？太太這是我的福氣，哈哈？」

「別忘了醫生的警告！」

「算啦，人生一世，不為了吃，又為了什麼？」

殷先生吃飽了，正想踱幾步，活動活動，門丁送上一張卡片他接過縐眉說：

「他到我家裏來幹什麼？」

殷太太問：

「誰呀」

「就是那個倒楣銀行的劉行長，（對門丁說）你對他說不見？」

門丁正要轉身出去，那劉行長却已闖了進來，殷先生毫不為禮厭煩地說：

「你有話不到我辦事處去說，一大早闖到我家裏來幹什麼？」

劉行長說：

「你的辦事處裏人多，你又太忙，我來無非是想請你高抬貴手，別把我這個小銀行擠倒了，擠倒了……」

殷先生打斷地說：

「你的銀行倒了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？」

劉行長說：

「在我是死路一條，在你是損人不利己！」

殷太太在旁接口說：

「劉行長，你這話是來求人呢，還是來教訓人？」

劉行長強作笑容，半帶哀懇說：

「殷太太：我們平常也不是沒有交情的，我來當然是想請你們高抬貴手放我一條生路，日後再補報你們，狗急了跳牆，人急了說話不免要得罪人，不過殷先生對付朋友的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一點？」

殷先生冷笑說：

「你才知道我的手段毒辣麼？無毒不丈夫，你說我損人不利己，我不為了我自己的利益，我肯這樣幹的麼？利己才損人呐！」

劉行長情知無望頹然說：

「好，反正是死路一條，我死給你們看。」

殷太太也不免冷笑說：

「你死與我們有什麼相干，反正我們又沒有叫你去死！」

「別拿死來駭嚇人，這年頭死個人算不了什麼？」

劉行長嘆口氣說：

——（未　完）——